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與章表民書

與陳砥秀才書

答阮鴻秀才書

與同年周歧負外書

與錢公輔著作書

與福建運使安度支書

答黃殿丞書

又荅黃殿丞書

與陸學士書

荅許太博書

又荅許太博書

荅周有終書

與台州元絳屯田書

與孫運使書

謝倪評事禮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某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某謂股肱大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爲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闊之盛羨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逡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某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

負文武之道而適道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才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薦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與學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者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沒有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羨地不拂其所進以有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侯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才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弟閉門潛心追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仁氣正勇於爲義學博而文壯有揚州孫處者爲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爲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穎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敦者勇

於爲義少習聲律之學既而宗道約心於理甘  
貧養親卽義稍著彛列穆其之友人也凡與並  
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  
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  
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  
穎致其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  
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已抑國家偉材也  
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  
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况止于一方與  
一州其所得必狹矣某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  
者以爲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礪砥之材行誼未  
著不敢以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  
而求之也執事即日歸觀冕旒道民疾苦事外  
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  
斯人也君子之於仕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  
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旣  
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  
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  
執事留意詳采

與章表民書

隱居求志古人尚之某持是心佩是言久矣貧賤不能自計因循于今未之能行今表民率先能行之介如石然無所疑顧非夫信道勇果不能如是此某心悅而誠服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之謂也雖然抑未知吾子何隱也有爲聖人隱者有爲賢人隱者有爲介夫隱者聖人隱者樂天以俟命者也時未可而潛時可而後升蜿蜒蜿蜒莫知其神古人有爲之舜伊尹是也賢人隱者養氣以畜其德者也庸言之擇庸行之守居貧賤而不改其樂養之而後動澗之而後進然亦有關於時古人有爲之顏回曾參是也介夫隱者欲潔其身而不累乎世者也凡在於彼者皆無所加於我者也赤子將匍匐入井不肯一援手而舉之視棄天下之民如弃敝屣然而足以自救而不足與憂天下古人有爲之長沮桀溺是也是則君子不爲也表民固賢者隱也其出處言語亦宜蹈夫賢人之檢押使無失其進退之正則庶乎其可法也表民勉旃

與陳磁秀才書



士之尚志如鳥獲之於力也夫爲鳥獲而其力  
不足以引百鈞之重則非鳥獲矣士而其志不  
勝先王禮義之任則可謂士歟吾之待後進士  
于茲未始不用是說進觀其能否也其初來惟  
管氏兄弟與吾子爲有志庶幾其可望者不幸  
吾子遽去不克觀其成焉餘亦早夜不已然其  
所利皆非吾之所欲爲之者其間雖有所勉進  
而是退而疑故吾日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  
夫豈不知干時進取之術可師可模者四方皆  
是而不往從之乃知斷然割親戚之愛冒山嶺  
之險趨寂寞之地而來從於吾惜乎其猶不知  
務進於是也雖然亦不可謂無志者不患爾已  
吾得已乎哉更當切切告之竟觀如何師復還  
家多事廢學比又徙居山中吾子又目疾恐不  
能進頗用爲憂更須乘其未甚廣求醫藥務要  
無事庶幾成就其學不忘其初之志吾之望也  
惟吾子勉旃

荅阮鴻秀才書

向者足下不以僕愚不肖慮然尋書與文貶損  
相問忻慄交至不容於心近世選舉之失取人

以伎藝之道士之豪傑有為有守進於是者必窮故天下學者喪失其本原日以習辭章進取為利若往而不回者足下之言乃能有志於古人將棄俗尚而趨至窮之域固奇矣此固僕所願聞而不得者其間論取舍之分計已自得何假於人僕雖愚於是粗能通之敢以事為足下諭有樂師者世為咸磬而衣食不獲遇於其上既而悔曰咸磬誠美矣而使吾窮不若工泮注之為利也舍而為鄭聲則何如苟有知者必為之惜也士棄聖人之學而趨小道則又有甚焉然則工之於咸磬非無利也在精焉而已矣遇諸后夔則登郊廟格人神矣士之於聖人之道非無資也在一焉而已矣遇諸周公則澤天下福生民矣苟有其志而無成功雖聖人不利若曰小道之不可以已也須以發策決科抑為之不有道乎其於文也一槩諸正而無悖於理將有所試直辭以明吾道焉其窮也可傳其達也可行不害於為孔子之術如斯可為也自古學詩過求聖人之心者亦夥矣若下四篇之論其用心甚勤抑猶有異孔子之志者更當平心而

逆思之務有合焉書不能一

與同年周岐真外書

近日承所賜歌詩一函辭與氣方厚而有力直強而不撓諷誦在口天成其聲抑其間稱獎踰多不敢受賜古者善善惡惡惟其人非所與而與之辱身非所譽而譽之辱言此固足下所宜惜也僕少戇愚比今三四年始有志於學居常考前古驗當世時有感激生諸中不敢輒形於言自非與時俗人書辭相往還於禮宜答則不得已爲往往求諸人而發之不然或勉強持筆姑爲常俗之語以塞怨謗猶有久而不報者直何能分外出意因時事而少有論著哉今足下通講五經學者滿門開口論議旦夕不能已猶能以餘力置小子於胸中發於口而長於言固不可謂無意者然僕至於此邑矻矻於誘進非徒然耳庶幾有義正之士日相磨揉告以所不及來者不諭其意徒囁囁多言日生依阿僕素不喜足下居鄉爲先生者耆德不當固然古人謂非我而當者吾師此僕汲汲求也誠足下不依阿其言僕不敢貳於行事則四方之人來者



亦起心動志公然而敢言抑僕有所待於衆人  
不盛耳涼秋兩闕研講多暇軒車來臨以慰渴想  
與錢公輔著作書

某曩聞閣下才名籍籍願見無由比造大府稱  
摯下執事訖然有得於心雖然頃刻之接焉能  
盡其志哉某愚不自樹立凡養心治已之術無  
非取資於人聞古人至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  
友其士之仁者竊自比之常欲舉識今世所謂  
豪傑之士而求其助已者區區之志馳騁上下  
比二三年然其所得未足充於其心比復有求  
於薦紳間人聞先其大者庶幾相為耳目更將  
轉而求人耳故以識閣下為喜者此也向嘗得  
閣下與孫處書其所取無求備於人不惟自喜  
相識又幸閣下取人通方有以相助今四方士  
大夫之仁賢可友可師非無其人以閣下之賢  
求則得之其勢甚易若閣下得之乃愚得之也  
伏惟政事之暇少紓未急之舉思有以見教而  
求其所謂助已者去府雖邇不獲時進廡下以  
聞所謂助已安否謹奉書起居為問

與福建運使安度文書

任建州浦城  
縣主簿日作

某此者伏見朝廷命執事以不世之材按撫閩越生民權戴某得爲屬吏輒不自揆度以所見聞一進露於左右伏惟執事實其誅戮少賜觀覽某誠惶誠恐幸甚幸甚某嘗聞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至于方岳朝諸侯考制度陳詩禮觀民風俗親見百姓回問疾苦春耕秋斂以賑發補不足三載考績庶官黜陟幽明自堯舜三王垂拱而視天下無事後王薄德不能遠鑒古先甲畫天下疆土離爲郡縣非如古諸侯制天子不巡狩行人不采詩元老不登席諸侯不考績天下制度蕩然無紀我朝因唐漢故事龍襲其疆封雖在閩禹川廣萬里咸暨聲教聖人知其未可卒變也故諸道州縣各有師長承以百司御事又置轉運使安撫使以統其屬以臨其民以助天子布宣恩德於民一如巡狩之事禮樂刑政錢幣穀粟兵農之務皆係焉當職者莫非朝廷老臣天子倚注以爲腹心生民望之以爲父母得則一方之民安苟非其人莫不受其害轉運使之權與職如何輕重哉不得不深念也至如福建二軍六州四十有五縣屬官百有八十每

歲刑獄數千山海陸產之貨茶鹽酒榷之利歲計以億萬數其間民情風俗好惡利病至纖至悉叢于一身雖然某竊敢謂執事欲行一言莫若慎出弗反欲施一事莫若獨斷不謀欲高明不虧莫若近正士欲視聽不惑莫若遠小人欲任官賢材莫若賞罰善惡欲考吏治莫若詢諸民言欲刑獄不失其情莫若審克故失欲賦與不傷於惠莫若均節有無欲征稅時入莫若寬其行商欲場務登贏莫若罪其監守十者今日之要務也某請條而言之曰欲行一言莫若慎出弗反某伏見使司行下文字多是未經審議朝出暮改至爲尋常不知動搖居民兼又爲害請略舉一焉近歲出賣官莊屯田事體不細諸處各選官吏往覆檢估凡歷州縣動逾歲月其間民有窮富土有肥瘠其勢與利不必均也百姓小民爭相扇熾交構獄訟有辭盈庭公私兩勞旣極于病今又罷而不行此誠過在有司不深籌而慎發也乞今後朝廷所降勅宣命使言經度事宜必須明召庶官攷議可否以爲不可改易然後行之二曰欲施一事莫若獨斷不

謀其蓋謂施政神明不可謀於左右竊恐助群  
小之勢損大人之聰明權勢者在上之操柄若  
子藏之在身不可輕以屬人大凡位至大官身  
享富貴席天子之寵命以臨其民無不欲去姦  
弊之多門一刑政之與奪然而不能者是未盡  
窒塞其源耳夫大人其行已也尊其待事也廉  
其秉權也重則其與物也博廉故事有所不知  
博故物有所不詳欲詢一才必浸漬於毀譽欲  
議一獄必因循於請求今執事但淵然崇深一  
出於已斷則自然上之聰明不奪下之聲勢必  
摧矣三曰欲高明不虧莫若近正古其生長闊  
越所見公卿大臣出按方部未嘗有好正人端  
士居左右以補高明者昔者虞舜善與人同樂  
取於人以爲善孔子曰三人行必得我師舜與  
孔子猶然自非天賦聖人之材其次學而知之  
者未必高明故因人之高以益其所不高因人  
之明以益其所不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左右前後無正人未  
有能高明者也四曰欲視聽不惑莫若遠小人  
某伏見州縣胥吏小人之尤也主持官中文書



日務咎惡以變亂大人之聰明行威福於州縣  
况百姓小民乎夫尊官大臣德厚而位重人又  
怖其威嚴雖有疾惡之心不敢輒明白於左右  
遂接之不以禮苟求之不以財則毀訾於上矣  
不然或檢較刑獄案牘以求人之瑕疵往往正  
直不阿之人有中其螫者若是從事無賢不肖  
莫不畏之畏者得常安不畏者得常危執事固  
當察焉不可信以威福也耳目於人目司視耳  
司聽視非正色謂之不明聽非正言謂之不聰  
故君子所近必正人所習必正師所觀必正道  
所聽必正言不以耳目近小人不以小人亂視  
聽也五曰欲任官賢材莫若賞罰善惡其伏見  
文武官僚中貪邪穢惡為禍災者袞袞皆具其  
他有能潔一身卓然自樹立不為世俗之行百  
無數人焉若是人不可多得今方州連邑若得  
一二者焉以其賢率其所不賢以其善勸其所  
不善然則執事又當別白之大凡君子與小人  
同居必有禍害其勢固然爾在上位者苟不察  
其人之賢與否一槩而視之以是小人肆而常  
安君子戚而常危雖有志義之士不可以有為



也賢者雖有大罪必赦故志得伸不肖者雖有  
小過必懲故莫敢為惡此沮勸之道盡矣六曰  
欲考吏治莫若詢諸民言某伏見今之取吏拔  
才多不得其實者竊以名聲取人蓋有數路夫  
名或得之於賓客僚友或得之於賢人君子或  
得之於吏或得之於民若夫巧言語以竊人之  
意氣令顏色以窺人之容覓脩鞭版以伺候其  
起居飾廚傳以恩勤其往來若是終身行之惟  
恐不及此得之於僚友賓客也以文學治政事  
以正己為民師不離經而用權不先利而後義  
其才德可以幹大事其公方可以格至神此得  
之於賢人君子也終始以覲其利苟且以求其  
安處心不至于公臨事不極于察文法舞於前  
而不運手足貨賂行於下而不加聰明此得之  
於吏也不苟作一事不輕役一功不培克而傷  
財不苛暴而傷政施一刑必當罪決一獄必當  
情抑豪奪而撫孤民鋤雄姦而長善士此得之  
於民也以得之僚友賓客孰若得之於賢人君  
子以得之於吏孰若得之於民今執事所屬州  
縣幕職官凡有百數其間欲舉一賢黜一不肖

執事從何而聽之聽於民而已七曰欲刑獄不  
失其情莫若審克故失其伏見天下所授刑法  
獄官皆不擇材至有庸常之人素非習學經義  
手持刑書懵然無適從設有能者蓋不過拘攣  
文字一執於法豈有知助順天意推原人情者  
乎古人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子產鑄刑書於  
鼎叔向非之蓋謂不爲刑也書曰人有小罪非  
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法原人情無一定之論君子過失  
雖大或不刑小人怙終雖細或不宥仲尼爲  
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國人大服夫少正卯其  
罪無狀而孔子誅之善用刑者誅其心不戮其  
迹寧失於不經不可失於情聖人尚重其事今  
者天下刑獄皆爲舞文巧詆之吏衣食於其間  
欲望道塗無冤民刑獄措諸地未可見也執事  
苟能脩禮以明律通經而會權有司不牽制於  
文姦吏不容舞於法要囚必得其罪獄貨不行  
于公然後可以保安民情清簡庶獄矣八曰欲  
賦與不傷於惠莫若均節有無其伏見今之爲

政者當國家多難時無安邦固本之意唯知在位培克以傷於民其略以近事言之迺者驅磨契書自寶元之後遂至二三十年一槩抽罰牙稅大凡去井里蠶田宅者莫非窮民也愁憂無聊父母妻子終年不免於飢凍今使輸錢數千與隸鞭筆於前文書督責於後顧猶未死耳夫富家大戶多取之而不為虛則寡取之不可取者而復取盈焉此徒欲窮餓人之肌膚斃人之妻子以為益國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記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也非吾徒也若是事吾徒矧肯為乎若曰近年西鄙寇邊軍國用廣倉廩無餘粟府庫無餘財不得已而取之蓋亦有道矣竊敢近諭如浦城縣戶產六千三百有餘貢簿書凡五等如欲取之令計產而出減則可以獲六千三百有餘貢矣而且有無貧富均給得所官雖有補私亦不傷至於科調之時更委清強之吏民無私斂輸納不艱道塗無愁苦之

聲倉廩有盈餘之高矣九曰欲征稅時入莫若  
寬其行商其伏見近年商旅不行稅課虧折由  
上好暴征也夫凡商賈之人多是富戶不害於  
衣食苟無百倍利必不肯樂為况歲時羈旅暴  
露風日險阻萬里割親戚之愛以至老死於道  
塗誠在乎利也今所歷州縣凡幾處所有司又  
盡籠其貨以奪其利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人知  
如此孰若平居無事衣食於家何急以身自取  
其困上征之下見其入故其取愈多下利之不  
見其贏故其行愈寡今後如商人過客可且一  
切寬之往往歲取餘贏必過數倍矣十曰欲場  
務登贏莫若罪其監守某伏見諸處每令僧道  
色役人請買茶鹽或置簿拘管等夷人戶此大  
不可也夫場務課利歲時有不登者此誠監主  
者之罪也不可移之於民也國家所禁權茶鹽  
酒條貫罪獄非不嚴緊今百姓身為盜賊首冒  
白刃爭相竊販至死不辭官有巨積過者不顧  
何哉公私之利不侔也切見天下主守官物並  
是優差人吏持箕數口衣食其間當職者苟非  
其人又懵然耳不顧利害以此姦弊百出寇攘



官私惟恐一日不獲其利肯有遺利於百姓乎某  
欲乞執事親訪官吏士民建謀畫策有可以興  
利百姓改除故茲宜令諸處場務一准其法每  
歲課程專責於監司至於妄有申請一切不行  
自然場務澄清課利日辦也君子至於是邦其  
故風遺俗民情事變不可不度知也故禮其大  
夫之賢者詢諸故老之成德者然後惟其所施  
焉昔皇皇者華詩言使臣雖在驅馳常咨諏於  
忠信故遠而有光華也于旄美衛文公臣子多  
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思無以與之也今執事  
于旄在郊方當按行風俗詢訪耆老以助天子  
布宣恩德未必不如古使臣之華衛之臣子樂  
於好善其故不敢吐私誠惟恐其言之愚不足  
以告執事之左右以副執事咨謀詢度焉如執  
事言足以取信於民智不可以不謀於衆不私  
高明以侮正士不役耳目以親小人以賞罰辨  
官材以士民訊吏治審刑獄以故失節輿賦以  
有無寬商旅以譏征一場務以體制其餘米鹽之  
政則有司存執事但揔持權綱以觀刑政大體  
若然則閩越自宋七八十年以來轉運使之得



人獨說執事也庶以消埃之微補益山海伏望  
執事信而用之干浼尊嚴無任惶恐戰汗之至

荅黃殿丞書

某前月受所賜書一函誠發於心仁形於言藹  
藹乎其言雍雍乎其和其大率稱道小子言尤  
過當夫行古人之道追慕聖賢之用心在某愚  
鈍何能有此執事愛人樂善聞而信之不知採  
聽之過歟某雖愚無知自到浦城二年凡與士  
大夫相識書辭往還得其所操存未有如執事  
者比得親故書云執事為政寬猛得中昔人無  
與比者初時未見顏色固未敢決然信之及觀  
書辭灼然見其心於是信乎吾父母邦之民樂  
受福也某嘗謂侯官之民粗識善惡若得賢令  
可以德化曩者某人與某人斷斷無他技但能  
正行一事公決一獄民猶稱之至今耆老相傳  
說以為故事况執事今日之心能盡已力行一  
民一物無不受賜將來所收民言宜如何多少  
哉某官滿即歸田疇願與聞君子之風教收拾  
補綴為之言以與鄰里鄉黨之人流傳而歌之  
俾吾民之不可忘也執事終始成之春暄伏惟

起居多福公暇善自愛謹奉書謝

又荅黃殿丞書

某向者連辱二書獎進駑短又重以相引薦爲事倅來相告執事何知己之厚也某貧賤材力不足居嘗退嘿自處不敢以聲名望於人不圖執事公言於衆人薦進於上官好人之善而成其美思與已並立於富貴其心則樂雖古人之相識只如是也雖然愚不肖有讓焉士恥有是言而無是事好善之人惟恐有所不聞好爲善之人惟恐有聞不聞人能修學聞不能修是以志無日如其學不講文與行不進將何售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不自愧于心寧不愧長者乎私心憂危未敢受賜執事若曰書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吾務行此之說則某也敢不承教而勉焉十月解官歸進謝於門下亦願此爲說

與陸學士書

天下士儒惟言泉福建興化諸郡爲盛其間中高第歷顯官福吾天子之民者爲不少然而守是土者奉天子詔令外興學養士無如此急也

泉之學興久矣養士之資與器莫不備具但未  
有能舉之者執事之去是邦士儒之望固如何  
宜舉之也然興學之本要在得士得士之要在  
於擇首其首長賢則上下服上下服則舉所有  
之士莫不備至矣某嘗聞州之進士有蔡黃庭  
楊舒辛維莊覃王寔李翼者皆善講說而黃庭  
維覃尤有行檢黃庭通三傳不善臨幹學事但  
可講授耳舒有老學然困於貧窮時不能固陳  
從古蓋長者若崔虞臣郭堪陳說者皆有材行  
文學可使爲之長而堪通講群經呂鑑許蕃柯  
適柯述柯迪皆雋邁有詞學蕃作事近古有節  
槩適述迪皆有志於古而勇於道一學之中若  
盡得此十數人者同居而和相厲以道而執事  
政有餘閑之時不憚煩勞日往臨之俾有宗主  
有賢行者尊寵之有才美者長育之有不能招  
來者以身下之有貧窮難安者以資養之有不  
能長者以禮退之有不能群者以義道之有過  
缺未至者以道厲之有不率教者以法移之如  
此行之數月則舉郡之士必皆興於學矣賢人  
事業未必不由此而光大也某之所聞蓋得於

士大夫間未必盡詳抑由有不知者尚在執事求而擇之也士患有其道而無其位與其地耳既有其道又得其位與其地然而不為之者真可惜也伏惟執事留意焉

荅許大博書

某嚮者請見得聞經義之益繼辱示書見以趙盾許世子書弒之事不必與謀謂君弒而大臣不討賊子不嘗藥而父死得皆為弒不必實有弒心若與謀而書弒無取於史法及示感麟始隱諭其旨發揮聖人述作之意以明隱公得失之迹詳矣某觀三傳所載趙盾許世子止事迹本末大約相符而無與弒之謀此誠學者不宜妄有穿鑿也然而義有未安不能無疑孔子作春秋君臣善惡得失之迹莫不錙銖輕重必一字以示褒貶之法或事同而情異必變文而示義凡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書弒君者二十有五其事異焉則公子篡大夫弒皆稱名以絕之若盾之不討賊止之不嘗藥亦同為弒以示史法可也奈何與夫正弒之賊一其書例可乎雖然聖人筆削辭約意微至於區別善惡義當自白



固不待人而後明果二子者止以忠孝不至而  
責之以弑君之惡亦當變文以略義託事以見  
意不得與夫州吁宋督之類同為一法也幸而  
二傳存焉耳不幸而無三子之傳則盾與止遂  
為正弑之賊不復能正矣將以責忠臣孝子之  
備而反寘於大惡安所謂萬世法歟雖公羊謂  
盾復見于經明非親弑書葬許悼公明君子之  
赦止切謂不然盾之侵陳其事合書非以明盾  
如隱公之薨桓三年復見公子翬逆女豈為疊  
邪書悼公葬會魯故也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  
則未言不書葬蓋施於魯國耳亦非所以赦止  
某故謂盾止之書弑不止不討賊不嘗樂也不  
識何如感麟之意諸儒異論某嘗謂仲尼以文  
王既没文不在茲已雖無位皇皇不已思天下  
有王者作庶幾猶有用我者故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有俟而言也夫麟亦王者  
之嘉瑞也必有聖人而後出焉今麟出而無聖  
人故孔子傷之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明王  
不興已又無位以行其道故曰吾道窮矣傷之  
至也麟之出哀公之十四年後二年而孔子卒



蓋孔子之遇麟時七十有餘歲矣天命既已終  
吾道既已窮斯其可以已夫如是感麟而終焉  
其之所聞如此苟爲非是願賜開喻而質正之  
又答許太博書

某前月再辱手書論以教事皆聖人作經之大  
旨實發蒙蔽敢不一一記錄以爲師範也某以  
賤冗不時還謝皇恐爲深某嘗以春秋之書微  
左氏記其行事公穀發其微旨則仲尼之志幾  
不得求之是不謂無大功於春秋然其間發凡  
舉例或戾大旨有一事而爲三說必以其親授  
聖人而得其法未可知也聖人措辭立法權宜  
制禮筆則筆削則削非門弟子所得與焉游夏  
之徒猶且不措一辭况其次者乎故其褒貶善  
惡以當一王之法自謂春秋天子之事其義則  
丘竊取之又其國史義存隱諱凡有大惡不敢  
直言撥亂之意深而慮患之意微必不暴揚其  
義以授弟子况其當時諸侯之國各自有史君  
臣善惡得失之迹昭然可見仲尼旣取而修之  
斷以大法賞罰存焉不必傳授直以俟知者知  
之耳就使聖人授諸其徒使之傳之彼旣親聞

其義則其所爲傳無非聖人之法不當誇誣短俗反謬聖人之意如是也先儒只以丘明好惡與聖人同遂爲授經必無此理蓋當時門弟子竊聞其義間或得其例略耳遷固諸儒雖無三傳與奪蓋其書大約宗左氏而不知聖人之法故彼之與此未足據也子雲法言皆當時答問之辭因以爲書韓愈之文亦因事而爲之而未嘗著書蓋不及三傳耳其能無辨哉至於雄品藻自仲尼以來諸儒名臣愈之觝排異端且欲削荀氏之不合者其亦無讓矣夫聖賢之心豈好已之勝人而欲有論辨哉蓋又之而言以明吾道息邪說非獲已而然也近世老師大儒能以經術爲已任求其如先生者幾希矣夫不廢人之言不求人之備不曰賢乎然而聖人之經待人而後傳如其不得傳則已如欲傳之亦將明大義折諸家異同之說以示後之學者不宜有讓也某繼以私事終不克日侍言論有所請益其鑽仰之意宜如何也

荅周有終書

某前年辱賜書教誨不以某愚不肖以待古之

賢人之道責備於某非吾子相愛以德孰能如是也然其中尚有可復者恐吾子未解思以相聞因循人事未能爲答還復得書有似不悉粗有所疑者此吾子過也某之待吾子者以誠耳雖不有書何害於相知耶苟有所疑雖日爲之書以塞謗責亦何害於不相知耶然而能受盡言古人所難使吾子不得無疑但不當施之於僕也僕雖愚無知其他無一二於古人至於好人之善樂聞已之過惟似有之過亦安時與諸子相見口不暇他出一辭惟汲汲於求過其心缺然以至屢請屢拜既而無一言者當此有求之時若將終身不得聞善言既得之豈有不悅而反爲之怒乎此固吾子所當信而不疑者昭昭矣方將坐吾子於吾前以告吾所不可知以道吾所不可聞以置吾於君子無過之闕宜勿遽如此也在義烏時欲馳一書請求相見還聞其行又不果通心甚悔焉向承所惠文書尤喜道業進而理識明益加老於前勉而終之幸不爲不知者見困而遽止也某去此窮年官滿將寄家於越徑道趨選猶將不免區區以從於祿

養也吾子尚無憂

與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某聞性有五善充之曰德迪德之行曰行信出之曰言言成章曰文行與德為端木文與言為華實古之君子行已未信其言不出諸口雖孔子猶欲無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誠見天道而知行已也天不言以氣緯為信而萬物生君子不言以行已為信而萬物成天地神明萬物禮樂皆備於已生乎時得志功業見乎天下不得志其義行乎家人皆足為法言亦不用矣是故言不切於言若文者不得已而取信於後世者也君子患已不立不患不能文德至斯言至矣孔子感麟歎吾道窮乃作春秋禮壞樂崩自衛反魯樂正雅頌故詩春秋後世作者莫能破焉孟軻不遇辭闢楊墨自謂聖人復生不易吾言文之作如是也某愚不足辱命於君子敢以所聞對

與孫運使書

某觀天地萬物之變凡是其類者舉相同也天氣而上者也凡附於氣者日月星辰莫不麗于



上也地形而下者也凡附於形者山川草木莫  
不萃于下也禽羽而飛者也凡有羽者是鷲燕  
雀莫不彙而飛也獸足而走者也凡有足者牛  
羊鹿豕莫不族而馳也非夫天地萬物之情為  
然人亦如之夷狄者同夷狄佛老者同佛老農  
者同農商者同商巫醫百工之人凡同類者舉  
相同也惟聖人得正其同衆人者以其志聖人  
者以其道是故無貴也無賤也踈也戚之行也  
處也嘿也語也道之所同雖詘天子而下匹夫  
我無愧焉古之人有堯為然不以有天下而見  
舜於畎畝迭為賓主是也道之所同雖舍其子  
以禪天下我無憾焉古之人惟舜為然不以有  
商均而授禹以天下是也事莫大於舍其子以  
天下與人然而堯舜為人如是何也蓋聖人者  
不世出同人之道難遇也或死於吾前或生於  
吾後或並世而不相知或異地而不相接故禹  
之去湯也五百有餘歲禹以不得湯為憂湯之  
去武王也五百有餘歲湯以不得武王為憂周  
公之去孔子也五百有餘歲周公以不得孔子  
為憂孔子嘗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至于孟軻又不得見孔子矣荀卿  
不得見孟軻矣揚雄不得見荀卿矣韓愈不得  
見楊雄矣古之人不見其同往往有誦其詩讀  
其書思其人而想望焉者非爲天位也非爲天  
祿也思不得與其所同以濟吾道焉耳嗚呼韓  
愈死某不得而見之中夜起歎同人之難遇幸  
今天子有臣范公富公若歐陽公蔡公四方有  
賢士在下所宜同者若干人某皆得而見之庶  
幾吾大臣者招徠而安畜之大其所同無所鄙  
吝一日天子登用賢人群公彙征四方之所同  
者莫不並進在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在  
在夬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在同人曰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吾之道其有不行乎某亦同之  
一也自聞公之賢貧賤而無由自進不圖天幸  
得爲屬吏是小人得盡心事君子之時不敢避  
僭越進是說於左右也斯道也非某之獨願也  
凡與吾同者莫不願也惟公念之于冒尊嚴無  
任懇切之至

謝僊評事禮書

某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

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  
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  
室家之道也其有先人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  
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今足下順先典  
貺某書禮以賢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昏事惟  
以其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某不  
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官事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七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

常州請顧臨秘校主學書

與富觀文書 與太原韓丞相書

與福州蔡學士書

答徐洪秀才書

答呂寺丞書 答周公闢書

答陳立曹書 與章衡秀才書

與永城杜誼殿丞書

答石長官書 答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與富丞相書 代人與留守相公書

謝關郎中書 與富相公書

荅黃殿丞書

常州請顧臨祕校主學書

其竊以東南之學廢而不振也已久安定先生  
之去吳興蓋十餘年天下學者之興較之當時  
固已寔盛而東南之士又常倍之然而魁奇特  
起之才禮樂愷悌之風反不如吳興昔時之盛  
何也豈非庠序之教所由廢興也歟其之不肖  
領郡于茲雖不敢以斯道爲已任然常患近世  
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  
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辭章者  
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而士之榮辱亦從而應  
之以是天下之士習非舍是固已塗曠其耳目  
而莫之能正矣其自蒞事已來惟日汲汲以興  
學養士爲先務以明經篤行爲首選其心如是  
直將以待夫有志之士焉耳彼州人之子弟與  
夫四方之學者輕千里而至其亦有望於茲也  
雖然德薄任重知不足以獨當其責思得先生  
老成之士爲之表率而未能也伏惟足下才足

以宰制於人義足以矯厲於時其所爲文又有以驚動時人之耳目今將表一學之生徒而教之以德行道藝之術所宜無讓也謹遣諸生躬詣門下以請

與富觀文書

某昔者嘗以興水田之利除透槽之害聞于執事者繼有犬馬之疾不克以請今茲愁卧亡聊中夜不寐思念及此未能有成將俟安而後言之又慮因循後時無益於事是敢不避僭越再畢其說焉夫濟水之出其源甚壯自昔故河十里由千工堰合流于澳其河寬廣皆具不啻一丈而深數尺水之小大明可知矣自後導河入于府署則兩堤浸狹自千工堰減水四分至于河內縣龍港溝又減其半抵今穀邏透槽之北復有減口是過槽之水十纔得其二三日自餘數分水利皆決而無用其去年因視透槽至于河上稅馬良久歎息不能去惜濟水之遺利不澤於民因訪透槽利病而且求其策有謂槽之爲害非改易河道則不能無患於後昔有人議開新河自洪道歷順政二管至于苗家莊遇澳河



而為槽西入宋村直抵晦雞神廟合于舊河則  
可以去穀邏梧桐二槽之患故老相傳無如此  
策但細民愚弱不能有所訴於上其常從而眎之  
雖地歷三管有二十里而近然地勢平順無開  
濬之勞築堤為河水自趨下故兩堤之傍良田  
數百頃不勞力而可耕是新河之作則水田之  
利與透槽之患除一舉而兩得矣然則水之勢  
不盡則二者之利不濟必欲上自河源闢其故  
道可皆寬廣一丈而深四尺抵于苗家莊即於  
千上堰龍港溝遏塞二口併歸新河過槽之餘  
分漑四畝則水之利無遺矣向者公嘗語其曰  
夫建大利者不無小害其退而思之謂新河之  
成其利則百其所為患需至濟瀆事若得請已  
在春夏之交俟河而田已不及矣詩曰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謂民事不  
可緩也其昔常以其事可行而有所待告諸友  
朋者暨公之來友朋聞之以書為賀謂此乃天  
藏而與賢者發之時也非明公之在上則不能  
行非小子之在下則不能承其不然乎不爾一  
旦明公入為保衛上無其應其雖營營于棘其

何能爲是斯民者不復蒙被斯利可不惜哉古  
者韓以鄭國引涇爲渠欲以疲秦卒爲秦國之  
利漑田萬頃關中爲之沃野史起爲鄴令謂西  
門豹不知漳川之利起請引之漑鄴以富魏之  
河內人爲歌之文翁爲蜀穿前澗以漑繁田千  
七百頃民獲其饒今縱利不及是亦斯民百世  
之福刺史縣令職所宜舉爾今之從政者可與  
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彼徒知勞民改作之爲患  
而不知與民與利除害爲長遠之福先勞後逸  
之義也伏惟明公深念而獨裁之某卧病困蒙  
辭無倫理不克躬詣門下塵獻冒黷台嚴無任  
皇恐之至

與太原韓丞相手書

某近承相公詢及士人許令紀錄以聞左右不  
敢隱蔽輒取其素所深知而其行可保者謹以  
爲獻有文行經術之士如劔南節度推官知綿  
州龍安縣事劉載新授虔州節度推官吳賁前  
澧州澧陽縣令監泰州如臯縣鹽倉盛僑處州  
松陽縣令余京越州上虞縣令丁隲新授江寧  
府監利縣事管師常開封府長垣縣主簿孫路

此數人者皆嘗與學講藝為東南士人所共推  
 服使治一州之學足以表率多士固不待量其  
 藝業與夫新進無聞之士雷同取舍必慮其經  
 義穿鑿此天下學者今日之公患非獨數子而  
 已在朝廷選舉之法舍非取是則彼將自正矣  
 然則為人師法固當先德行而後文學則士知  
 務本矣若強志力行之士則有前沂州防禦推  
 官宋希元新汝州葉縣尉具道此二人者有志  
 於民事而勇於敢為希元才器周通有經濟之  
 志而道內剛無撓知無不為可屬之以難事鄆  
 州觀察推官許安世文辭理識出於流輩遠甚  
 真竒偉之材也雄州防禦推官監池州酒務提  
 國寶學行素修臨事有守不厭小官身先勞苦  
 之役前涇州觀察推官王巖叟與人交卓然節  
 義明州鄞縣尉陳頤行義端良仍通吏幹此三  
 人者皆一時之美材也如置之長育之地以成  
 就之未易量也若幹能之吏則有著作佐郎在  
 京左軍巡院判官黃顯有才通達人情嘗為掾  
 官得上下之譽大理寺丞黃嘿器識沉敏兼有  
 謀畫節度推官曾華且吏幹精強可以濟務可

任以事新授建州松溪縣令賈易才美有文敏  
於為政方今相公輔相已來搜羅殆盡如十數  
子者貧賤汨沒猶未為朝廷所知此亦公議之  
所共惜不可遺而失之也國亦未敢冀其必用  
在相公擇而取之耳僭易皇恐伏賜裁察

與福州蔡學士書

某間有道之士不假言辭而後通非有道之士  
言辭雖亟通而其志愈辱而窮長樂小入父母  
之邦也太守長民也治其土以保安先人之墳  
墓而已又為之氓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假  
使至者絕庸常人苟不一候其起居通其言辭  
尚為廢禮矧遇執事禮宜如何今反鉗口默默  
無一字以通左右豈無說焉切念古之人相待  
苟其心相通其道相同雖去之千百年立言行  
事和合如一况生而同俗學而同道仕而同時  
哉則其所相待宜愈昵也夫道者所以冒天下  
而非私於一身先進之於人與已同道雖往者  
呼之不與已同道雖來者拒之固不必言而後  
通不言而後以為不同也至於後進亦然與已  
同道則合而不求不與已同道雖求而不合亦



不必言而後從不言而後爲不恭也小人之待  
執事持此說焉二者又自患乎已之道未有所  
立非進取之時言之無益茲固弗言皆所以懈  
執事也方欲引退林壑求其二三友生終始力  
學以成其志庶又得朝夕繼見執事爲之師資  
可進而後進焉今茲尚縻於官不得即去言念  
君子憂心不遑歲晏伏惟起居萬福謹先奉書  
以聞左右伏冀憐察

荅徐洪秀才書

某辱書言吾見之書爲政者不以其勢之高下各  
盡其所致而後已所以異於今者其體有四云  
云又云今之所謂縣邑之吏其異於民纔一等  
耳然而方古之所謂各盡其所致者今亦難其  
人矣足下之言誠是也然謂僕之心亦將以驚  
乎古之人而行乎古之政此非在僕所宜言也  
夫古之人古之政士之聰明高智老於文學僅  
能議之子產古之仁人孟子猶謂惠而不知爲  
政諸侯如費誓僅能載之於書僕固不敢當此  
也足下云每聞其人砥名立行堅高而不可磨  
者則往往吁嗟涕洟捨身擲書冀得速死以利

其掩蓋又云聞僕之風則其中惻然不啻若撻諸市朝雖然願得採僕之道蹤逸跡求而纂之企而効之雖然足下自責乎已誠多而猶恐待僕與古之人誠未厚也僕少愚朴長而粗知讀書未有樹立家貧無所取資汲汲於祿利非所以由道也顧自知羞愧如疾在首但未能剗剔而去之是足為賢人君子之觀採古之人四卜而仕道學如仲尼孟軻然後有意於天下冉求如五六十里之國可使足民公西華端章甫願為小相而夫子尚不與焉僕但此一事知生當其時必見絕於夫子餘可知已僕嘗苦聖人之學難至非不可至難而後能至凡人生而與萬物俱生長而與萬物俱化終身與萬物浮沉而不能無物有心志直以為性喜怒也有耳目直以為性聲色也有口鼻直以為性香味也六者之等循環而交來羅列于心胷中膠固而不知解以是而求至于聖人不曰難哉昔者聖人之徒惟顏淵為好學故孔子語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然後天下歸仁焉故曰非不可至難而後能至之也天非與

吾富貴壽命而正與吾此也吾不可不學也今  
有人於此裸衣而倒行目之者指之者曰此狂  
或喪心之人至於學者喪其本心不惟不自知  
抑又無目而指之者豈得不宜大自驚懼持循  
而脩省哉方將為謀生之地以活數口廬于山  
林之中獻歌古人詩書之遺餘以求見其志將  
俟四五十然後觀其所自養如何耳抑非敢為  
物觀也即未知果能決去已否承足下相愛故  
略書所懷足下亦宜勉旃

### 荅呂寺丞書

邇日伏惟起居萬福十一日壯丁吳逆至承賜  
書陳列事序之始末激之以仕進要之以知己  
至忠至誠某跪讀之四五周不能釋手竊有感  
發近世之士輕義而重利悲憂愉樂苟不繫乎  
已則雖父母兄弟有不得者猶且強為心顏不  
肯一出意為之憂其肯為他人謀乎某雖愚不  
肖不敢妄有所圖然美君子之與人終始信厚  
能如此也雖然某之心其所以為君子謀者恐  
猶有未悉故不敢不盡白焉某凡在仕流間有  
與言語竊自為吾師古人至於古人之言行非

求知之亦信求而蹈之者也但學之有未及行之有未至耳然則干時進取之事粗嘗思之雖未能脫合於正然亦庶幾無大過悔昨者太守謝侯與其從事皆相賢善不自揆度求為獄官亦君子親教誨而使之云耳始者尚不樂為既而思之無害也司刑獄亦吏之賤職已為之未為僭忝又被舉者得其人有罪與否舉之者無賞罰故舉者不辭焉遂以聞之果行若縣令則不然國之政教始乎邑民之生死繫乎令天子責公卿選舉得賢為人父母被舉者苟非其人又層有罪則連坐舉者不敢不慎擇焉非可求也縣令所治之土小大與古諸侯之地相等古者以郎官出宰百里由也聖門之高第材而勇者也夫子則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某則無能前年至官承其縣令之闕始者屢以言白于州請辭不獲遂不得已為之一年無所開明聽訟折獄盡力而後止憂勞成病不能飲食士人百姓但以一命從事憐其如此往往相談說以為已能退而反求諸心配諸古人固知懷慙負媿無所容於天地實不敢妄以為能也夫動不可



妄妄而動物不與也雖與之必有尤悔益之上  
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謂不一益而  
益之故或者必擊之天道有常數君子有常心  
數不過則天道無失其行心不常則君子有致  
凶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某豈敢廢是言哉夫為貧而仕  
充此一職數口之家可以無飢今日一八正可  
此耳鬼神臨之非敢妄說也且將終始強學以  
求成就其志內可求於心外可求於人將席不  
暇暖為之而不辭豈在勸而必行激而必為哉  
其是言也未嘗敢發感君子之相愛謹書之為  
謝惟憐察之

### 荅周公闕書

其前月領書及將公儀詩序其文與韓退之相  
比甚善甚善續承教命予字白述古者使之慎  
取堯舜周孔之作而侈大之甚非余敢當也抑  
嘗聞字者朋友之職大體有激勸則不敢有辭  
讓云比辱書勸諭諄誨以古聖人經籍大旨為  
之依歸又見吾黨發平生交遊中所補者大近  
予亦以間燕之隙觀詩及書以稱道堯舜文武

之後而慎簡之自餘三禮書紀綱文章易春秋  
六人之說猶所未至蓋力不足故也予觀唐室  
君子厚輩皆有名於當時至於韓文公不始以  
一言稱譽其道者豈非駁而不純者乎自秦漢  
已來去聖日遠聃周揚墨釋子之說衣被天下  
故後之習孔子者多聞見則易慎擇之則難自  
子來居西山窮且病吾道無一相往來獨泯然  
與浮屠居幸望其少過不亦難矣足下近以予  
不助二教者心誠有之亦嘗慮今之人不若古  
故予未易言之前日豫章公來此篤信他道予  
亦以言排之自時復有書相來往俱以理勝且  
未嘗屈已之道以從彼之欲此足下知予心所  
處者如何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  
曰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此  
之謂也雖然亦豈謂登太山之高不測東海之  
濶哉大抵知名教有歸耳昔人有言曰摧枯朽  
者易為力拔深根者難為功自唐韓退之擯二  
氏當時蓋六百年有餘矣殆今歷世寢遠枝  
葉延蔓後復有為退之者雖持獨智豈易為力  
哉知季甫比日于吾儒有功鄭第晦居菌山抑

有遠志冀足下慎而折衷之天其意者將以有  
為也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二三故人勉  
旃足下比眼疾安否盛夏炎燠善自愛某無力  
書不敢多云

答陳戶曹書

某聞古之學者為義今之學者為利君子成已  
利無與焉若苟富貴以為身榮則義不及利故  
某之所本多為近世進士者不喜同進而異歸  
誠不足以利于今而僅有得于古者矣夫萬物  
非氣類相感召則不能倡應足下若以吾嘗從  
事于斯亦為是而來則某何辭而不受

與章衡秀才書

自別一得書路遠無便未能有書相酬邇來進  
道外安否深山窮處小人不志于利君子不志  
于道則不能出意以來子平驅馬至之無山路  
險阻之難而以相見為事僕愚無所取何幸子  
平終始之意猶復記憶遠來相視也至慰至喜  
某嘗謂子平年少才俊有大人之具今者不獲  
已寄身無人之鄉恐其獨居無朋不能大有長  
益雖然子平之志進而不已吾未聞有不須友

而成之者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嚇兮烜兮又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  
如珪如璧皆成于朋友也蒙之六四曰困蒙吝  
既陰柔不明又居乎三陰之中是以困而有吝  
君子居斯時也不可不動而遷焉然僕亦有是  
患也所以爲子平謀者莫若移來此羣居叢育  
以求成就其志舍弟尋常不令作文字惟沈潛  
于書子明亦非久入山比有信至皆有以相與  
也諸生之不可捨者皆挈而同來此子平意何  
如哉若以爲可即先以書來將俟締構一室  
可群諸生然後往告焉然僕暫得閒暇於此亦  
非久計亟圖之余日望之也春氣尚寒惟自愛  
因陳秀才行聊具此白

與永城杜誼殿丞書

其慶曆中還閩閱書於友人李甫家得黃品杜  
孝子傳者乃君子也其時嘗以其事與羅源馮  
孝子事相參較然而馮氏子無傳蘇子美所傳  
亦不甚詳明年官仙居與黃品爲隣始得詢杜  
孝子事跡詳密自是思欲一見無能得也其嘗  
觀古人有孝於其親者或盡心於其生或致力



於其死或終身守節而見於後世如此之類事  
無鉅細苟其誠志有能大過人者雖在百世之  
上莫不奮然起而慕之恨不及見其人結衣而  
相從游以老其身矧今有如杜君者耶今日道  
邑下不幸有疾又不克造門請見以償其心不  
知向嘗所聞杜孝子者其顏面如何也謹奉啓  
以通區區

荅石長官書

某嘗歎先王之澤不被于茲土民不識禮義孝  
弟之化長民者無教之爲急學之當務前繼後  
承其間非無賢人哲士莫之能與獨聖咨乃能  
帥先與民光揚至善興立庠學開其所不知警  
其所不能賢者之所作不肖者之所勉是聖咨  
於吾人也有力於吾道也有助茲篤不忘若爲  
之傳記猶有賢者其之文未敢有辱恐其爲之  
不篤傳之不久也非敢愛也惟明智自擇

荅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某聞古之所謂知己者知己之道也知己之道  
有爲死者苟爲不知其道雖舉爲三公耻也君  
子之所貴乎身者道焉而已爵命富貴非吾有

也吾將假之以行其道而致之民以其有餘濟其不足者耳目司視也非所以嗜天下之色耳司聽也非所以嗜天下之音口司辭也非所以甘天下之味心司仁義也非所以窮天下之欲我之用耶天下之民蒙其福我之不用耶天民之不幸耳吾何慊乎哉是故不苟利不苟進不苟得惟義而上噫爵祿富貴是人之所欲苟則得之不苟則不得之舉天下之人皆苟之矣茲有人焉獨為不苟進以禮退以義是舉天下之人弗若也古之君子每聞是人寢不寐食不暇汲汲焉惟恐求而弗得也於是過其閭則式之親其身則事之聽其辭則拜之選諸鄉閭則貢與之薦諸天子則師用之苟如是庶幾獲焉若使其人規規於舉者求中程式詘身降志勞而後獲是特為鄙夫耳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道也君子為乎昔者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死不往焉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曰直道以事人焉往而不一三黜故匹夫身可殺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

人學聖人之道十有五年平日則不爲富貴貧賤動其心苟爲見利一朝而遂變是孟軻所謂箪食豆羹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之類也此之謂喪其本心可乎執事亦行古之道也某雖愚敢守是說不如是不足辱執事之舉

### 與富丞相書

某少嘗有志於經久以吏事廢學未能成就其志昨蒙相公論薦置之書府竊自幸者謂居文字之職別無吏責校讎餘暇因得始終其學此其初心之所願也繼蒙差充編定官乃是其職相公樂育之意固可知矣然以四庫書籍浩博又多訛謬無有善本要湏一一校正然後傳寫乃爲真書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成就向者提舉參政雖令供職學士分校定本動皆數月未了了一書今昭文楷書自有二十餘人惟編定編校一員獨當其事早入夜歸應副不逮雖有竒書率皆涉獵過目不復記憶平昔讀書之心無力可及甚非多病願學之人所宜久處加以近年心氣愈覺衰耗聖人辨經有可發明者未加毛髮之功不於此論著一書以見於世役役從

事後無時矣况編書之任能者甚多可以擇而使之其欲且備真館中或兼一優閑之苟乘其無事以嘗所學詩書春秋發明大義取古人之所未到者纂而爲書一二年間三經之中必有一者成焉然後起而從事進無所苟退無所愧惟義所在苟遂其志則相公教誨長育不報之恩也近聞鼓院尚有關員可以陶鑄若不可得但得都省一閑曹如司勳司門之類少藉僕俸之給雖非差遣亦以幸願伏望憐察而終始成之

代人與留守相公書

其竊謂士志於道而居屯否未濟之時將以求通焉捨仁人何以哉在易之義則有陰者求陽闇者求明賤者求貴其勢不得不然也屯之六四與二皆陰柔之交乘馬屯遭不克自濟雖寇難久而終通故其辭曰匪寇婚媾往吉無不利何則有陽之應也六三體既陰柔又處兩陰之中衆皆求陽之時獨無所合雖欲妄進物必不與故其辭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何則無陽之應也故士之進退必視其應之與否可以舍而舍焉不失其幾可以



往而往焉不失其明斯可以求通矣若然則某  
之困于屯否也如是而上之仁人有可以援而  
應之者其得已乎是敢不避進越有所聞于下  
執事也某愚且蔽於時事無所通曉惟少嗜書  
聞聖人之言修身治心不敢有懈既獲祿仕惟  
日孜孜必欲上有以致吾君下有以澤吾民雖  
遇不遇沒身而後已此其志之所存也夫何數  
奇命賤時不之與一為詔書註誤擯斥不復十  
有五年于茲矣居窮處困不見知已切自悲悼  
幸生茲時 主上宵旰求賢如不及士有挾一  
才名一藝者咸得備位于朝有所設施而獲身  
為窮人無所用於天下而猶日從士大夫之後  
偷祿以居反而求其初心則未嘗不發愧也且  
謂士之窮通固有命而無憾其所汲汲者獨不  
忍天民之窮將蹈水火不得一援手而救之爾  
時俗好惡隨事輕重以其不用人亦從而廢之  
嗚呼身雖可廢其道又可廢乎哉易曰有言不  
信直以俟知者知之爾竊念今之仁人君子居  
上位進賢舉善非無古人之存心苟不一往而  
求之遂自默默不惟自廢其道是亦不以古人

之心期乎今之仁人君子也伏惟相公以盛德茂業爲時元老自柄用以來求賢拔才以備庶位一士不遺其良一吏不失其能如某之窮固以素知而深念之矣比者朝廷親詔外臣令舉屬吏之賢者三人以備選用兩府舊臣之在藩鎮者不以中外咸得論薦于朝詔下之初朝野之士延首企足希執事之采擇迨茲踰時未有與者皆知相公爲國取人其自任以天下之公如此其慎重也故某今日區區之心求明向應實以聖經之義古人之道有所望於左右也如相公哀其窮而收之使復登用于朝洗滌滯滯道不遂廢一旦相公再正鈞軸敷求左右之人而其雖老未衰猶能竭犬馬之愚聽命於門下惟其所驅策以爲報荅効也

謝關郎中書

某愚不習於法伏蒙執事恕其不逮三捨其過知所幸誠惶誠恐書曰宥過無大謂人之過失非有其故則當寬於常刑不宜大之是猶未免於無罰也蒙之初六居蒙之始九二臨之則發其蒙再三不解至于終蒙上則擊之所宜罰而

弗罰當所可擊而弗擊則過矣聖人之法又可  
過乎惟大人者不然當罰之無罰也當擊之無  
擊也處之有義行之有道聖人何過焉不知義  
者不能如是也今有人之子居童蒙未開之時  
有所不逮為之父母者不直怒而譴之隱忍而  
全之者所以待於後也至於士屯蒙未開有所  
不逮為之長者豈得直怒而譴之不隱忍而全  
之而無所待於後乎然則待於子之賢者不過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而能保其祭祀焉爾一身  
之利也待於士之賢者有能推仁致義以利夫  
下為生民之福天下之利也大人為義不為利  
乎夫捨其小而存其大不執一以廢於百能知  
是者其義可勝道哉其十歲而學孔子之道行  
之二十有三年庶幾夙夜至其所至今也困于  
蒙昧有所不逮之時使得曲而全之道未喪有  
所用於天下則執事之義何如其小大也謹具  
書詣門下致謝

與富相公書

某自河陽得趨事于下執蒙相公器遇引薦置  
之文館寅緣以至近侍之官區區之懷未嘗一

得布露于左右嘗謂士苟有志壯而仕老而休  
必有以報稱盛德之萬一也伏自相公請還印  
綬而其遂不獲瞻望門下于茲有年矣愚陋闕  
踈於時無補今年六十頭白眼昏瞶力不前道  
未有以加諸民文未足以見於世惟恐一旦功  
名泯滅淪於犬馬以辱國士之知雖然今日之  
仕觀其去就之義與其用舍之命略可知矣故  
自一二年來其心汲汲將勇退之計而猶病未  
能者生事未備故也今者不免強顏竊食於行  
列之間俟其有備而後去計亦不乂於此矣行  
與止繫乎夫進與退存乎已天其或者將以堯  
舜之道致其君澤其民則不可知矣不然則浩  
然而歸耕乎南海之濱卒其所學著書以見于  
後亦足以無愧於門下相公以爲如何惟公憐  
之更賜教誨某十八日即還都謹此以代回布

荅黃殿丞書

某昔者以德不比而言近不足以致遠是用不  
敢聞命非敢爲儀也閣下乃欲崇大順於民而  
知明善於無疆正得古人之用心然於小人之  
儒何以足授實恐無以發明賢者之業旣申受



命敢不承教

古靈先生文集卷第八